

〔英〕约翰·克里西 著

马新坤 译



JING GAO

NI—

BA LONG

警告你，
巴龙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警告你， 巴龙

〔英〕约翰·克里西著

马新坤译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John Creasey
WARN THE BARON

据 Transworld Publishers LTD 1964, 译出

警告你，巴龙

[英] 约翰·克里西 著

马新坤 译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75 印张 1 插页 100,000 字

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2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467 定价：0.80 元

内容提要

富商肯纳德突然遇害，而仅有的知情者鲍威尔也先之惨遭毒手。凶手是谁？目的何在？私人侦探曼纳林为了弄清事实真相，不畏一阵紧似一阵夹带着血腥味的警告声，进行了一系列艰巨、细致的侦察工作，并与幕后刽子手道森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。在朋友们的协助下，终于使凶手道森阴谋败露，被捕归案。

小说悬念重叠、情节惊险曲折，结构紧凑，丝丝入扣，颇有一气呵成之势。

警告你，巴龙^①

“告诉曼，危险来自保罗·K……”一个垂死的人发出这个神秘的警告。约翰·曼纳林——颇有名望的男爵，在接踵而来的两起谋杀案中，预感到被人暗杀的危险。整个事态发展得太快了，一个接一个的知情者被杀，这使伦敦警察局感到措手不及。于是，曼纳林这个昔日神通广大的盗贼再次出山，背着警察私下去追踪尚未查明的、残忍的凶手。已经有三个罹难者死于此人手下。他终于追寻到K先生，然而，保罗·K还未吐出凶手的真名就死于非命……

① 巴龙，音译，即男爵一词。

第一章 想找曼纳林的人

“曼纳林先生!”一个男人嘶哑地喊着，“曼纳林先生!”

邦德大街上许多人都瞧着他，可没有人答应他，也没有人转过身去——即使是前面几步远走着的那高个男人也没有回过头来。

“曼纳林——先生!”那人嗓音颤抖，好象已经精疲力尽了。他喊第一声时，声音还比较响，可现在低多了，简直象在耳语一般。“曼纳林——先生!”

高个男人只管迈着大步，从容自如地朝前走着，渐渐跟他拉开一段距离。

叫喊的男人一失脚，踉踉跄跄地眼看就要跌倒，多亏一个姑娘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臂。

当他身不由己地向她倒过去时，姑娘看到他额上渗出一粒粒汗珠，并感到他的眼里蒙上一道惊恐的阴影。过路人谁也没有去理睬他们。姑娘从来没见过这男人，可她还是斯文地支撑着他的身子。

“必须——见曼纳林，”男人气喘吁吁地说。他摇摇晃晃地指着前面二十来个过路的男男女女的后背，说道：“必须——见他。”

姑娘四下张望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按理说，她什么也不必管，可是那男人深沉的眼睛里露出绝望的神态，激

起她一阵怜悯之情。

人群中那个儿最高的男人一拐弯就消失了，依着姑娘的男人突然嘶哑地大叫一声，再次朝前奔去。绝望使他顿时充满力量，他飞快地冲出几码，但接着就摔倒在地上。

修长美丽的姑娘激动地向四周打量着，看到一辆出租汽车缓慢地朝他们开来，立刻招手，司机把车子停了下来。

“上车，”姑娘说。“我们找他去。”

她扶着男人进了汽车。那男人虚弱的样子让她十分吃惊，她非常焦虑地看着他。

出租汽车拐了个弯，眼前是一条单行道，道旁窄窄的人行道边排列着伦敦几家最豪华的商店。

两个女人正从一家商店的礼服大厅里走出来，这里卖的衣服一件就抵上普通人的月薪，除此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。

出租汽车减慢速度向前爬行。

“上哪去，小姐？”

“好，就停在这里。”姑娘匆匆爬下车，并把手提包留在座位上。她心烦意乱地朝几家商店看了看，然后选中一个门面小而窄的商店，头顶上挂着的招牌写着“奎因斯”几个大字，深红丝绒衬垫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一枚大钻石。

姑娘推开店门，感到一阵阴暗清凉。一位银发老翁向她走来。

“午安，夫人，您想要些什么？”

“这儿——有位叫曼纳林的先生吗？”

“噢，是的。”

“请他到外面的出租汽车里来，”姑娘说着，喘不过气来。

“对不起，请他快点。”

她转身向门外走去，没有注意到一个高个男人已经出现在店的另一头，他向她迎上来斯文地说道：

“我是约翰·曼纳林，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？”

“外面有个人——”她刚说了一句，就急急向出租汽车走去。曼纳林紧随在后。“他在这里，”姑娘说。“你——”

她的声音拖得很长。曼纳林从她的头上方朝车里张望，看到一个男人倒在车的角落里。

“让我来，”曼纳林说道。

姑娘机械地站到一边，他们两人都非常紧张，姑娘对这件事始终不理解。过了一会，曼纳林从出租汽车里钻了出来。

“恐怕我是来迟了，”他沉重地说，“这人已经死了。”

约翰·曼纳林是“奎因斯”珠宝商店的主人，经营这家商店替他赢得声誉。他挽住姑娘的手臂，把她领回店里。银发老人迎了上来。

“您叫什么名字？”曼纳林问这姑娘，他讲话一直是小心翼翼的。

“丽——加里勒·丽。我不——”

“乔希，请把丽小姐带到楼上去，泡杯茶好吗？别担忧，丽小姐，这件事我会料理的。”他走进右边一间小办公室里，拿起电话耳机。

“伦敦警察局。您要哪位？”女接线员问道。

“监督布里斯托在吗？”曼纳林问。

“请等一等，我找找看。”

曼纳林等了大概一分钟，电话里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。

“我是布里斯托。”

“我看犯罪活动把您搞得晕头转向了，是吧？”曼纳林问道。

布里斯托说话的腔调完全变了：

“哦，是您啊，约翰。是的，我很忙。”

“您好，比尔，”曼纳林说，“事情是这样，我要亲自处置一具尸体，所以——”

“尸体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死人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尸体是在一辆出租汽车里发现的，还牵涉到一个年轻女人，她非常激动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死去的男人，也搞不清他是怎么死的。不过，我想你大概会发现他是中毒死亡的。”

“案发在哪里？”布里斯托查问道。

“奎因斯商店边上一辆出租汽车里。”

“快保护好现场，”布里斯托说。“别碰那个死人，什么也别碰。”

曼纳林跟出租汽车司机说了几句话，又向一个高高的、看上去象个士兵的警察转告了布里斯托的吩咐，然后走进店里。

他那个白发老管家乔希·拉腊比正打楼上下来。老人走了过来，身旁两侧都摆满陈列柜，里面的宝石珍品在柔和的灯光下闪烁夺目，还安放着小画像和古玩。

“她说什么了吗？”

“没什么重要的话，先生。”

“我上去看看，”曼纳林说。

姑娘背靠在舒适的椅上，坐在那里喝茶。曼纳林坐下来替自己倒了一杯，谦逊地打量着姑娘。在他的眼里，姑娘身着那件朴素的亚麻布大衣跟她本人都一样时髦。她那双纤巧的手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“您一定受惊了，丽小姐。”

“这，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，”姑娘声音紧张地回答，“我简直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停了一会，她继续说：“看见这个人在街上摇摇晃晃喊您的名字的时候，我刚从办公室里溜出来没多一会。他差点摔倒在地上，我救了他。他讲话已很艰难，但坚持说一定要见到你，”她喘了口气说，“可是您已经拐弯了，他差不多是猛跌在地上，我赶快叫了辆出租汽车，扶他上了车。我进您店时他还是活着的，等我转回去，以后发生的一切您都看见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看到了。那，他对您完全是个陌生人啰？”

姑娘点点头。

“他当时心情绝望得怕人！”她说，姑娘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急急地说：“他说他必须警告您。这句话他说了二、三遍。警告！他说这个字时好象是认识您的，他为您感到害怕。”

第二章 狐疑重重的警察

怎么？”新伦敦警察局监督布里斯托粗暴地问，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曼纳林回答。

“怪事。”布里斯托看着姑娘，“那他跟您是素不相识的，是吗？丽小姐？”

“这个我已经不知说过多少遍了。”

“您是说过好几遍了，”布里斯托温和地说。“真是少见。一个您们俩都不认识的人。您帮了这个人的忙，这很好，丽小姐。象这样的侦讯恐怕有点拘泥于形式，不过也难免。”

“嗯，不！”

“我怕是这样，非常遗憾。”布里斯托虽然说了声遗憾，但他那注视着姑娘的锐利的双眼依然射出逼人的寒光。“不过，我不得不麻烦您在一份报告上签个字。您愿意单独去警察局，还是……”

“现在不去，”姑娘说。“我得马上回办公室去。我在安德森先生的起重建筑公司工作。快五点了，我还得去看他的信件。”

“你家的地址呢？”

姑娘从她的手提包里掏出一张名片。

“在这上面，”她说。“六点左右我有空，那时我才能接待

您。”

曼纳林跟着姑娘向店门走去。布里斯托紧随在后，曼纳林看到他对一个侦探官打了个暗号，那个官员转身尾随姑娘而去。

曼纳林和布里斯托两人回到店里，然后向办公室踱去。

“约翰，那个人是谁？”

“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

“他知道你的长相，而且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。”

曼纳林风趣地说：“你干嘛不把我说成是一个说谎的人呢？这不还有例证吗？”

布里斯托皱起眉头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你在瞞我，约翰，我不喜欢这样。”

“比尔，看到死人三分钟后我就给你挂了电话，然后就直接到姑娘那里去了。我在死人身边大概只呆了一分钟，弄清他确实是死了。假如他还有一丝活的希望，我会把他送到最近的医生那里去的。”

“你怎么会想到他是被毒死的呢？”

“他脸色苍白，而且瞳孔很小，”曼纳林说。“据我看，在丽小姐发现他前不久，他已经服了毒品，他知道自己就要死去。”

“我希望你讲的都是事实，”布里斯托说。“你也很想把这件事查清楚。顺便问一下，你跟这姑娘很熟吗？”

曼纳林咯咯地笑着说：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这时，一辆救护车把死人运走了，警察也把出租汽车司机放了，不过扣留了他那辆车子。街上平静下来了。曼纳林走回办公室，仔细审核明天在伦敦市场上要进行两笔拍卖生

意的清单，如果错过这两笔买卖，那可要后悔莫及啊。

六点正，钟声敲响了。

他重新坐下来，闭上双眼，死人的脸又浮现在脑海里。他没有告诉布里斯托他知道死人的口袋早已空空的了，因为他都搜查过。

姑娘一再强调“警告”这个字眼。布里斯托会核实的，他很快会弄清姑娘所说的偶然相遇的情节有多少是真实的。在心情好的时候，布里斯托会把这些告诉他的。

这个人是自己服毒的吗？一个自杀者要来警告他些什么呢？看来更象是一起谋杀。倘若真是这样，那这就意味着很大的危险。

电话铃响了，他拿起耳机。

“我是曼纳林。”

“请别挂机，”女接线员说。“有您的长途电话。”

这电话也许是他妻子洛娜打来的，她现在在乡下，跟她母亲住在一起。

“约翰！”

“你好，我亲爱的。你回家的日子大概还没准吧，定下来了吗？”

“我还得多呆几天，”洛娜说。“无论如何，得过了周末。你不能到这里来吗？”

“这就要看罗比几时回家罗。现在我还没有弄清他最后的归期。大家好吗？”

“都好。妈妈要我转告她对你的问候。今晚你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在夜总会用餐，顺便说说，我要住在那里，那套公寓房

间对我是太寂寞了。我呆一会儿就要离开办公室。乔希已经回家去了，正人君子的美德阻止我去买进一个英格兰波特利滋‘制造’的中国明朝式样的花瓶。”

他们就这么讲了十来分钟，直到洛娜把电话挂上。

他急匆匆地去了一趟英国刑警总署，一路上死人的脸不断地在眼前晃动。真急人，尸体到现在还没有验明身份。

曼纳林耸耸肩，是啊，离开前还得将门窗锁上。他顺着窗户走了一圈，把所有的窗门都插上，然后转身看看加里勒·丽曾经休息过的那个房间。她把一条手帕丢在椅子边上了。他把它捡起来。她使用这么好的香水，当然不是个穷人，谁是安德森先生呢？她在那里干什么工作？他明天应该把这手帕还给她，而且把这些都问个清楚。

他走出房门，只觉耳朵嗡的一声，就什么也听不见了，这时要进行自卫已经太晚。沉重的一击象要把他的头颅劈开似的，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。

当他苏醒过来时，黑幕已经降临。他的头剧疼，两眼针刺似地痛得难熬。他尝试着想些什么，慢慢地，慢慢地恢复了记忆。姑娘，死人，还有警告……

他小心翼翼地用右手在头上摸一下，头上有个肿块，总算没事。接着他又记起什么来了，他曾吩咐拉腊比把门锁好，可是店门却没有上锁。于是那些进攻的暴徒进了屋，等在那儿，向他猛扑过来，给了他当头一棒。

曼纳林谨慎地站了起来。一阵疼痛，不过他咬紧牙关顶了过去。

他现在在加里勒·丽曾经呆过的房间里。

他摇摇晃晃地朝房门移动，每走一步都异常小心，以避免碰痛自己的头。最后，他抓住了门的把手，拧它，可是门被锁上了。

他以极大的耐性，慢慢地在口袋里摸他的那把刀子。这把刀有一个特殊的刀口——其实是一把简易钥匙。他把它插进锁孔转动起来。平时，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可现在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他的头，疼啊！咬紧牙，不能半途而废，锁终于打开了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暴徒是否还在屋里，也不知道自己可能会碰到什么，也许打开房门会招来更大的灾祸。不管怎样，人必须出去，他终于打开了房门。

第三章 恐 吓

房门外没有人。

曼纳林谨慎地走进狭窄的过道，向左右看了看，没有一个人影。他抓住栏杆柱，走下楼梯。墙壁上挂着两把印度人使用的飞刀。他把飞刀取下来，一把塞进口袋，一把握在右手里。

算是勉强武装起来了，他一步步向着敞开的办公室房门走去。里面传来仿佛是书页翻动时发出的那种微弱声响。

他向着房门里探望。

有一个男人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翻看文件。这个人翻文件的速度很快，而且有条有理，翻完一个文件夹，再拿过另一个。他的侧影很清晰——高高的鼻尖，平平的下巴，薄薄的嘴唇。他身边有一条短棍，棍头圆圆的，看起来有点可怕。他翻完第二个文件夹，又拣起第三个。

曼纳林站在门道上，手里拿着刀。

“在找什么东西吗？”他询问道。

这个男人猛抬起头瞥了一眼，急忙掏枪。曼纳林唰地把飞刀扔过去，锐利的刀刃插进了男人的手背。曼纳林向前一个箭步，狠狠地在那个男人的下巴上击了一拳。当这个人倒向一边时，曼纳林一把夺过他的枪。

他向后退了几步。

“你很幸运，”曼纳林冷冷地说，“这把飞刀没有击中你的喉咙。你在找什么？”

“你，你他妈的心里清楚。”

“啊，我心里清楚？”曼纳林向前跨了两步。“把身子转过去，脱掉你的外套。”

这个男人缓慢而又痛苦地脱下了身上的外套，把它扔在办公桌上。

曼纳林用他的左手把扔在桌上的外套拎起来抖了抖。一个钱夹子掉了出来，一只银表啪地落在桌子上，一个烟匣和一只打火机滑落在地板上。曼纳林打开钱夹子，里面有两封信。

他朝这两封信瞥了一眼。

“这么说，你的名字是利格特。大概你要告诉我，你正在找一份什么文件是吗？”

名叫利格特的男人紧锁着眉头说：“鲍威尔给你的那一份。”

“鲍威尔是谁？”

“你知道鲍威尔，得了。你知道——”他突然收住话头。

曼纳林幽默地说：“要使你这颗花岗岩脑袋开窍，实在是太费劲了。鲍威尔是死在出租汽车里的那个家伙吗？”

利格特的脸上疑云翻滚。

“当然。他上这儿来过，你见到过他！”

“我见过他？”

“装什么蒜，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。他给你——”后半句话没说出来就打住口了。呆了会儿，咕哝了一句：“你把这忘了。”